

回憶瘋人船

文/林乃文 2007 12

湯皇珍找了一群瘋人跟她上船，其中有連殺人犯、嚴重自殘傾向的精神病患者、半獸人、專寫恐怖血腥小說的作家、強迫症主婦、爆破歷史建物當作行為藝術的瘋狂藝術家.....；以上除第一句外純屬虛構。

所以當湯皇珍問我時，我很有理由認為不是我夠瘋，而我是夠好相處。沒人會去找七個難搞到不是你發瘋就是我上吊的傢伙，圈在一起十五天吧？而我們也夠瘋狂，因為我們竟然自願同意被人囚禁。

就這樣，七個女人，一個男人(紀錄)，六台筆電，五台DV Camera，七台(還八台?)數位相機--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瘋人船的標準配備了。不一定要有海、不一定要有槳、不一定要有帆，但是一定要有電插座，和一堆等著插電的紀錄器。也難怪我們沒去成漂流於海洋的舟子，也沒去鳥不生蛋的荒島，而被「放逐」到深於鄉野、尚未有人入，卻到處都有插座的未啟用文化館。

館址位於台南七股歐汪鄉——如果你聽過鹽分文學，這裡就是鹽分地帶。事實上「歐汪」一名頗有歷史，明代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就來過「歐王」—從平埔話音譯，就是歐汪。三百年後，我們又來，發現除建築以外，沒有太多文明痕跡。這兒以越瓜、紅蘿蔔、虱目魚等農漁產業為主，這棟白色現代造型鹽分地帶文化館，就像一架飛機或客船，停泊於四面皆田的曠野中央。

我們生活和談話—主要是日常閒談—都被攝影機記錄下來。讓人不得不想到法國新浪潮電影導演侯麥的影片，所有的禪機哲理內心微妙震動都在語言中洩漏和完成。早晨九點早餐「會談」、下午四點陽光開始軟化在長廊下又「會談」，晚上睡前半小時與自己的「密談」。湯皇珍預料因被隔離台北藝文圈以及正常社會活動之外的一群人，因隔絕或孤獨的壓力，在會談時情緒和思維爆放的戲劇化場景，並沒有發生；一群都市人反而因為擺脫都會生活的壓力、日常瑣屑，家庭的錮窒等等，感到輕鬆而幸福。

而早上才起床，一籃帶著露珠剛採收的瓜果被「匿名」地放在我們門口，樸素的溫情，更增強我們田園生活的寧謐感。

這下子「瘋人船長」湯皇珍緊張了。

瘋狂因何而產生？在藝術異化為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，文化產業滔天亂蓋的世道下，無法容光煥發站在自己作品前討論產值的藝術家，或許有時覺得自己異常得可以，簡直叫人發狂；但當這群「異類」聚在一起，相濡以沫時，瘋狂又何由來之呢？

十五天囚禁，一半時間過去，我才發現彼此原都是素不相識的。七個人唯一的連結點就是湯皇珍，我們不識彼此。可見我們對隻身處於陌生眾裡面，多麼懂得泰然自適？自適到騙過彼此的眼，以為除了自己外，其他人多少都有相熟。

扮演。凡弱勢、邊緣、異形者，都不得不懂扮演。

我在這個計畫中像個「蒙面人」，因為我不習慣被錄像。扮演是防衛，讓人覺得安全。扮演也是一面鏡子，使我們對自己保持客觀，在別人窺視我之前，我先窺視我自己，在別人檢驗我之前，我先檢驗一遍自己。扮演也是一種寬容，藉由扮演，任意縮小或放大我們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。扮演不需要去說服別人：像就像，不像就不像。

而當一個人自日常生活被拔除、拔除既有身分、拔除社會需要以後，他就得到徹底自由了嗎？當一個瘋子被驅趕上船，被社會定位為瘋子之後，他是「盡職」地扮演瘋子，還是終於放心大膽地做他自己？哪一種可能性大些？

我認為，只要意識到被觀看，就一定有扮演存在。

我的面具從頭套、膠帶、眼罩、面膜、眼鏡，不斷變化，最後經視覺藝術家范晏暖的修飾，讓我在扮裝的技術面上越來越有心得。扮演遊戲的高潮，是我們模仿清晨四、五點，日頭還未炙烤前，在越瓜田中採收的農人整頭整臉「物理性防曬」的裝束。

是扮演讓我們釋放，釋放平常被「自我形像」整合後丟棄不用的部分。湯船長巧妙閃避我們膚淺喧鬧的扮裝遊戲；因為此時離家旅行、離群索居的瘋人船主題，已經被她銳利的眼神捕抓下來了：家。

因為離家，旅人再度發現了家的位置，辨清自己與家的關係，被家烙下的傷痕，回家或不回家的理由。沒有所由，就沒有所往；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不時凝視生出自己的地方，即使叛逆的人也一樣。我甚至覺得，一個反叛傳統的孽子，其實比一個馴服溫順的順子對根的感情更真，更深，更痛。之前我對湯皇珍的認識：前衛、離經叛道、永遠滔滔論述、很有主見的行為藝術家，經歷生活相處後，發現她較為傳統、深情，甚至帶給我們恍如家溫暖的那一面。

一路做著以旅行為題的藝術，狀似漂泊，但湯皇珍對家的觀念非常堅固，非常執著，一問二問三問.....到十幾個異鄉去發問，不絕不休的，或源於尋覓靈魂下錨之處而不可得。擁有矢志以藝術為業的熱情，出生自一個對藝術冷漠的國度，不被擁抱、不受期待，恐怕是先天宿命吧？除了癲瘋佯狂，又何以自釋自？發表讀劇的時候，我突然懂了：結構夾纏反覆，形式複雜多樣的這一切，其實是寫給家的一封信。